

从“神主形从”说到“略貌取神”观 ——道家形神观在汉魏六朝之变迁

马 汉 钦

(南华大学 文法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1)

[摘 要] 人的“形”“神”当以谁为主呢?从西汉到六朝这数年之久的时间里,《淮南子》的“神主形从”说及魏晋玄学之“略貌取神”观,代表了道家形神观在这一时期的变迁。

[关键词] “神主形从”说; “略貌取神”观; 道家形神观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9)02-0074-03

从西汉到六朝这数年之久的时间里,道玄理论家们在当时“形”“神”谁为本的哲学大讨论中,采取了另外一种理论策略:他们放下了“形”“神”谁为本这个涉及到人生观以及终极关怀这一方面的哲学大课题,而拣起了“形”“神”谁为主这个更带有现实意味的题目,展开了自己的论述。他们也许觉得人生观这个题目太大了、也太难做了,于是他们就把人生观里涉及终极关怀层面的东西拿去,从而留下了一个可称作价值观的东西——在价值观这个层面上去讨论形神理论问题,可操作性似更强一些,也许更不容易引起这样或那样的论争以致伤了和气;更何况,崇实尚用素为我国文化中的一大传统,儒墨法各家均可接纳。然而我们在这里要说的是,“形”“神”谁为本的大课题虽能激起人们探求真理的热情,却还不如“形”“神”谁为主这一题目更能刺激艺术创造的潜力,或许他们这么做是无意的。道玄理论家们在这一时期的建树,主要是《淮南子》的“神主形从”说及魏晋玄学之“略貌取神”观,它们代表了道家形神观在这一时期的变迁。

先秦以后的道家专著,当首推《淮南子》。《淮南子》是西汉淮南王刘安集宾客方术之士写成,该书以道家为主,并杂揉儒、名、法、阴阳诸家之说于一身;然在形神关系这一问题上,走的依然是老庄的路线。

《淮南子》之“道”虽本乎老、庄二人,然其论“形”“神”,则可见早期道家宋尹学派之痕迹:

……于是乃别为阴阳,离为八极,刚柔相成,万物乃形。烦气为虫,精气为人。是故精神,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1]99}又云:夫精神者,所受于天也;而形体者,所禀于地也。^{[1]99}

显然,这和宋尹学派的说法是相近的。《淮南子》是首

先把人和生物作了必要的区分,认为人乃禀精气而生,与一般的生物是绝不相同的,所谓“烦气为虫,精气为人”是也。这就把人抬到了万物之灵的地位,显然,这一思想是极其可贵的。不过,对于万物之灵的人,《淮南子》抬举的也仅仅是人的精神,而对人的形骸表示了轻视;当然,这和老庄二人的思想是一致的。《淮南子》认为,人有精神、形骸之别,由于二者所禀的不同,即所谓“精神,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精神者,所受于天也,而形体者,所禀于地也”。这样,《淮南子》在形神关系问题提出的时候,就已经把二者的地位给摆好了,那自然就是“神主形从”了。

《淮南子》对“神主形从”关系的论证,是通过对人体构造的分析完成的。《淮南子》的作者相信,人体构造分为三个层次,那就是“形”、“心”和“神”。最外的层次为形体,即五官、五脏、血气。这三者俱属“形”的范围。《精神训》中是这样论述人的“形”的:

血气者,人之华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血气能专于五藏不外越,则胸腹充而嗜欲省矣;胸腹充而嗜欲省,则耳目清、视听达矣;耳目清而视听达,谓之明^{[1]100}。可知,《淮南子》认为人的“形”中的三个部分依然还是有一个“等级”的区分的,那就是:五官受制于五脏,五脏受制于血气。

《淮南子》认为,人中间的层次是“心”,人的“心”是专门负责管理“形”的。《原道训》对这一问题是这样论述的:

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气^{[1]104}。《精神训》中又肯定了这一说法:

五脏能属于心而不乖,则勃志胜而行不僻矣;勃志胜而行不僻,则精神胜而气不散矣。^{[1]100}那么,最高最深的层次当然就是人的“神”了。《原道训》是这样论述人的“神”的: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

[收稿日期] 2008-12-16

[作者简介] 马汉钦(1966-)男,湖北洪湖人,南华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

三者伤也^{[1] 17-18}。对于人的“神”是如何管理“形”的，《淮南子》也作了论述：

今人之所以睦然能视，瞽然能听，形体能抗，而百节可屈伸，察能分黑白，视丑美，而智能别同异，明是非者，何也？气为之充而神为之使也^{[1] 17-18}。这里所讲的“气”，就是“神”管理“形”的一个中间环节；而“神”就是人身体中的最高主宰，正如《精神训》所总结的那样：

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宝也^{[1] 103}。那么，人之“神”是如何发挥其能动作用的呢？《淮南子》对此做了描述。如“神与化游，以抚四方……神托于秋毫之末而大于宇宙之总。”“物至而神应，知之动也。”（《原道训》）“志与心变，神与形化。”“身处江海之上，而神游魏阙之下。”（《俶真训》）“夫目视鸿鹄之飞，耳听琴瑟之声，而心在雁门之间。一身之中，神之分离剖判，六合之内，一举万里。”（《览冥训》）而《修务训》里对人的主体之“神”的发挥、作用及表现，做了更精辟的描述：

且夫精神滑淖纤微，倏忽变化，与物推移，云蒸风行，在所设施。君子有能精摇摩监，砥砺其才，自试神明，览物之博，通物之壅，观始卒之端，见无外之境，以逍遥仿佯于尘埃之外，超然独立，卓然离世，此圣人之所以游心^{[1] 39}。“神”既有如此之能动性，那么，在形神关系中，“神”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

以神为主者，形从而利；以形为制者，神从而害^{[1] 39}。《原道训》还举了两个“神”不能自主的例子，一个是精神失常的狂人，一个是贪饕多欲的人——前者“动静不能中”，自己的形体受到各种伤害而不自知，以至于“形神相失”；后者则被权势名位所迷惑，精神为此而消耗，最后是“形闭中距，则神无由入”。在《诠言训》中，作者又重申了这一点：神贵于形也，故神制则形从，形胜则神穷。聪明虽用，必反诸神，谓之太冲^{[1] 249}。“神”既为制“形”者，那么，“制”的程度又如何呢？《淮南子》甚至以君臣关系喻之：精神形于外，而外谗衷于人心，此不传之道。使俗人不得其君形者而效其客，必为人笑^{[1] 90}。“神”既为“形”之君，可见人生命的本质力量之所在了。然而，《淮南子》并没有到此为止。对于人而言，是“神”主“形”从；而对于事物的认识，《淮南子》依然强调的是“神”主“形”从。如《道应训》云：

秦穆公请伯乐曰：“子之年长矣！子姓中有可使求马者乎？”对曰：“良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马者，若灭若失，若亡其一。若此马者，绝尘弭辙。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马。臣有所与供僇缠采薪者九方堙，此其于马，非臣之下也，请见之。”穆公见之，使之求马。三月而反，报曰：“已得矣，在于沙丘。”穆公问：“何马也？”对曰：“牡而黄。”使人往取之，牝而骊。穆公不说，召伯乐而问之曰：“败矣！子之所使求者，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马之能知？”伯乐喟然太息曰：“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万臣而无数者也。若堙之所观者，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而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贵乎马者！”马至，而果千里之马^{[1] 198}。这个寓言是出自《庄子·徐无鬼》。由此亦可见

《淮南子》对老庄的继承。当然，在《淮南子》作者的眼里，任何事物，其“形”是外，是粗，不足以决定事物的本质，是可以忽略的；而其“神”，则是认识事物本质的关键，是不可忽视的，此即“见其所见而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可见《淮南子》的“神”主“形”从之说，从逻辑上来说还算是比较彻底的，《淮南子》的作者实在也是老庄的忠实追随者。魏晋玄学之“略貌取神”观到了魏晋时期，随着儒学的解体所带来的自然人性的解放，玄学得以兴起。魏晋玄学以自然和名教的关系为基本命题。魏正始时期，何晏、王弼还在主张自然为体，名教为用；但到了阮籍、嵇康的时候，“越名教而任自然”就成为名士的审美主流了，因而名教的地位也就根本不存在了。因着老庄哲学的抬头，在人的形神关系问题上，“略貌取神”也就成为主流倾向。

魏晋玄学在汉朝已见端倪，魏晋谈玄主要是由汉代清议转化而来的，而清议又跟汉代察举制度有关。汉代取士分察举和征辟两种，所以人物品鉴很重要，因为一个人名声的好坏，全由民间清议而定；因而那个时候的清议内容还比较实际，或论才性之优劣，或由形观其心。到了魏初，清谈多少还保留一点汉代清议的遗风，但其后才因着政治和玄学两方面的原因而演变为清谈。由汉代的“清议”转化为玄学的“清谈”，虽一字之差，且同为人物品赏，但内涵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魏晋玄学中品评人物已经不再包含政治意图，亦不以纲常名教为绳，也不像精研名理的人专注才性和志业，而是以审美的眼光去观察一个人的风骨气质、神情风采，并在此基础上，逐渐由观察人物外形而转变为去体察人物内在精神。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言：“按玄者远。宅心玄远，则重神理而遗形骸。”^[2]在老庄哲学的范畴中，形而上者为“道”，形而下者为“器”；因而人的外形，当属于“器”的范畴，而人内在精神，则显然是属于形而上之“道”的层次，是故魏晋名士对人物外貌的赞美和外形的察鉴，亦力求体现出其“神明”来，尤其注重眼睛的传神。体现着魏晋玄学这一追求的《世说新语》，对此倾向有着大量的论述：

王尚书尝看王右军夫人，问：“眼耳未觉恶不？”答曰：“发白齿落，属乎形骸；至于眼耳，关于神明，那可便与人隔？”^{[3] 182}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媸，本无关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3] 187}顾长康论画：“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3] 187}这三段记录，均在讲人的眼睛。何以在人物品藻中如此轻视人的其它部位而惟独对人的眼睛表现出特别的关注呢？其实，很简单，魏晋名士要观察的不是一个人的形貌，乃是要观察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并显然认为这才是一个人的本质之所在。

还需要特别加以指出的是：魏晋名士之“略貌”，轻看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自然形象，而且也十分轻看一个人的社会形象——这也是他们“略貌”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这层意思在《世说新语》的《任诞》篇中，体现得十分明确：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贮酒数百斛，阮籍乃求步兵校尉^{[3] 189}。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3] 191-192}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

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曰:便可具酒肉。妇“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示。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醒,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3] 188-189}。贪酒到了不要事业、不要名声,甚至不要生命的地步,可见他们自己的社会形象在他们心中的地位。

贺司空人洛赴命,为太孙舍人,经吴阊门,在船中弹琴,张季鹰本不相识,先在金阊亭,闻弦甚清,下船就贺,因共语,便大相知说。问贺:“卿欲何之?”贺曰:“入洛赴命,正尔进路。”张曰:“吾有事北京,因路寄载。”便与贺同发。初不告家,家追问,乃知^{[3] 192}。

殷洪乔作豫章郡,临去,都下人因附百函书。既至石头,悉掷水中,因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能作致书邮。”^{[3] 194}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3] 197}这就是魏晋名士的风度,简直就是一任意兴所之,无复拘束,根本不需要对家人、对同事、对朋友乃至对自己负责。魏晋名士如此,决非作秀,乃是他们“略貌取神”的思想方式使然。因而当他们这样作的时候,是非常自然的。

魏晋名士既然如此为人,也必然以此来品人。所以,我们在《世说新语》中也看到,他们论人,也多在“神”,而较少在“形”。略举一例: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这里从三个方面讲了嵇康的神采:一是对他的静态观察,是“风姿特秀”,是“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这是在说他具有特别的“神”;二是讲他的为人,“岩岩若孤松之独立”,此为 he 的人格之“神”;三是讲他的醉酒,“傀俄若玉山之将崩”,说的仍然是他醉酒后的“神”态。

可见,魏晋名士重“略貌取神”,实际上是在追求一种别具情调的艺术人生,在现实的人生社会中,其审美趣味已经达到了我们所能想象的极致。由于他们中间不乏文学艺术界的佼佼者,所以,他们的这种审美追求,后来能够成为我国古代对艺术美的审美意识的自觉,也是极其自然的事情。

从《淮南子》的“神主形从”说到魏晋玄学之“略貌取神”观,我们可以看出:道家形神观在汉魏六朝的变迁趋势,就是“形”的分量逐渐降低,以至于基本消失;而“神”的分量则逐渐升高,以至于近乎成为唯一。

[参考文献]

- [1] 淮南子:诸子集成(七)[M].北京:中华书局,1954
- [2] 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35
- [3] 世说新语:诸子集成(八)[M].上海:上海书店,1986

From the Theory of “Spirit being Main and Appearance being Auxiliary” to the Theory of “Spirit being Sole and Appearance being Neglected”

——BE on the Change of Taoist Appearance— spirit Theory

MA Han-qin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0 China)

Abstract Which is the main in accordance with human being appearance or spirit From Xi-han to Liu-chao Dynasty, the theory of “spirit being main and appearance being auxiliary” and the theory of “spirit being sole and appearance being neglected” represent the change of Taoist appearance— spirit theory

Key words the theory of “spirit being main and appearance being auxiliary”; the theory of “spirit being sole and appearance being neglected”; taoist appearance— spirit theory